

拜别华非先生

——自京赴津的一路遐想

侯军



癸卯八月初五,华非先生仙逝。闻知,夜不成寐。

翌日,八月初六,即公元2023年9月20日,黎明即起,呆坐至天光大亮,起身急赴北京南站,心中默念着:我要去天津,我要去华老灵前,跟他老人家道个别……

妻子李瑾本来要跟我一起去的,华非是她研习传拓艺术的恩师啊,怎能不去送别恩师呢?可是真不巧,就在前天,她在女儿家带孩子,用力不慎,致使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复发了,腰腿疼痛动弹不得,她躺在床上,早就给我打来电话:“你帮我送送华老吧,替我在华老灵前磕个头……”

早高峰,路很堵。在北京清晨的车流中,人是会急疯的。从我家到车站,只有二十公里,我提前两个小时出门,可是在望不到头的车海中,我好像要跨越千山万水……

我在心中继续默念着:华老啊,我来跟您道别,真不容易——我忽然想起前年您给我写的那个字幅——“不容易”。是啊,人这一辈子,真的不容易!您给我这个字幅,是为了祝贺我的“归田之禧”;而今,我想起您充满坎坷曲折的一生,岂不是更不容易么!就在半年前,今年3月17日,我和李瑾从

北京来看您,您赠送给我一本厚厚的《非无不说》,那是您的“口述自传”。您当时正在患病,手臂无力,用那双手拿着这本大书,颤颤巍巍,递到我的手上。您说:“我这一辈子,都在这里边儿了。你回去看看吧……”可是,回来就忙,您的人生大书,我还没来得及读,而您却遽然而去,人生叹离别,实在太匆匆,真是太匆匆啦!

还记得,3月的那次拜访,我跟您说,正在筹备“集印为诗十年展”,想用您的印章打些印蜕,作集印诗用。您慨然应允,叫孙子华磊陪着我去收存印章的房间,打了十几枚印蜕。我把这些印蜕拿给您看,您端详着、品评着,不是看我印章打得如何,而是自己审视着这些篆刻作品的优劣。一张张都看完了,自语道:“还行,我这些印,还拿得出手!”我由此看到了一个老篆刻家对自身艺术创作的严格自律……

终于到达车站了。我顺利登上京津城际列车。望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景物,脑海中还在延续着刚才想到的华老印章——我们一家三口,都有华老刻的名章,我和李瑾是一个对章,带黑白老纹路的印石,显然是一块石头分割而成。我的那方印,构图险绝,一个侯字占据半壁江山,而“军之印”三个字,则密布于另半边,可谓疏可走马,密不容针。给小华的是个圆

印,只刻一个“乐”字,这是我女儿侯悦斯的乳名,颇有瓦当文的韵味。而李瑾的那方印则以朱文刻成,舒朗大气,却不乏秀润之气。这是李瑾得到的第一方名章,喜欢得不得了——她把这方印章放大若干倍,请木刻师雕刻成了一个方正正的木牌,镶嵌在我家的黑色木门上,成为独一无二的门牌装饰。当然,乐乐也把她那方圆印放大刻好,镶在她的卧室门上——可惜,华老未能到深圳亲眼看一看,他的印章早已“融入”了我家的门楣之中……

城际列车减速了,天津这么快就到了——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成语“白驹过隙”,人生百年,亦如白驹过隙——1997年,我们一家三口去五台山参加国际茶会,而华非先生也在五台山,是茶会特邀的艺术嘉宾,就是这次偶遇,我们家与华老结下了茶缘。而华老却认定这次偶遇,除了茶缘,还有一层佛缘——他此去五台山是要完成一些事情,那几天,在茶会之余,他带着我们一家参拜了几位高僧大德,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师父,还有一位是他师父的师父——华老告诉我们,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大,他的师父说不能直接收他为徒,而是要请出他的师父来主持其事,华老被赐予一个法号,叫做“妙华”,这也是与其师父平辈的……

我们并不懂佛教,当然也无法理解这当中的深理奥义。但是华老却乐于带着我们出入各家寺院。他说,咱们在天津这么多年都无缘相逢,可是在遥远的五台山,你们从深圳赶过来与我相逢,这不就是佛缘吗?这里很多寺院都有我捐的作品,带你们看看,让你们欣赏一下这些“功德”,我也高兴。若干年后,我才逐渐悟到:在华老眼中,“佛缘”是个分量很重的字眼,它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宗教意味,而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认同,一种文化传薪的深层意念。他在近三十年间,对我们家的各项艺术活动,始终给予不遗余力的无私鼎力——我们家在天津先后举办了三个主题展览:从我的《集印为诗》,到女儿侯悦斯的《诗意丹青》,再到李瑾的《我拓我家》,华老无一缺席,而且每次都要题赠一幅大红宣纸写好的贺词,每幅贺词都是事先装裱成轴,亲自携至会场,还要看着工作人员挂好……这桩桩件件,无一不是华老对我们的真诚关爱,无一不是华老默默给予我们的细致入微的加持。我们常常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而老人家却总是一派云淡风轻,告诉我们:“嘛都甭说,你们做的是个事业,我能帮的一定尽力帮,你们做成了,我才高兴!”

如今,我们全家的“艺术之旅”已经走了整整十年,我们把这十年的“艺旅”编辑成一本书,题为《履痕》,就在昨天下午,我刚刚把最后校好的清样寄给了出版社。我本想,等这本书印出来,我要专程赴津给您送上请教,书中不仅收录了您的好几张照片,还收录了我和李瑾写的有关您的文章……

然而,书成之日,您却驾鹤远行,把永久的遗憾留在了那些深深浅浅的“履痕”中……

您的家,到了。我屏住呼吸,缓步走进您的灵堂,灵堂就设在您每次与我谈诗论艺的客厅里——一切恍如昨日,而今竟已天人永隔;空气中仿佛还萦回着您的笑语,而冰棺内您已往生净土。我含泪叩拜,心中默默告诉您,这一拜是替李瑾,这一拜是替乐乐,这一拜是为我自己……

礼毕,起身返京。华老的弟子高文军兄把我送到小区门口。我登上出租车,回眸一望华老的家园,在心中默祷:华老啊,今天我代表家人与您拜别了,期待着您早日乘愿再来……(2023年9月20日,写在自津返京当日……)

1911年春,李叔同在日本上野美术学校毕业后回国,任职于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,为图绘教员,这当是李叔同艺术教育的起点。辛亥革命前后,金融业混乱动荡,李叔同家几处票号相继倒闭,百万财产顿失,几至破产。第二年春天,李叔同再一次南下上海。

在上海,他任教于城东女学,不久即加入“南社”。同时负责《太平洋报》副刊及广告事宜。

在1912年4月15日,《太平洋报》上曾刊出李叔同撰写的四篇文章(均署名“息霜”),即《李庐印谱》序《李庐诗钟》自序《诗钟汇编初集》序《二十自述诗》序。可惜这四部书均未见存,故《诗钟汇编初集》和《李庐印谱》尚不能确切判定书中内容。笔者认为,四篇文章虽发表于上海,但这四本书并非全是在上海编著。从这四篇序的写作时间(庚子年即1900年)上来看,书中为天津人的作品可能性较大,抑或是李叔同本人在津时所作,抑或是李叔同初次来沪时所作。

《李庐印谱》序中说:“繁自兽蹄鸟迹,积六千载。模印一体,实祖缪秦。信缩篆,屈盘龙蛇。范铜铸金,大抵斯得,初无所谓奏刀法也。赵宋而后,兹事遂盛。晁玉颜姜,谱派灼著。新理泉达,眇法葩呈。韵古体超,一空凡障,道乃烈矣。清代金石诸家,蒐集探讨,突驾前贤。旁及篆刻,遂可法尚。丁黄唱始,奚蒋继声。异军特起,其章草焉。盖规模秦汉,取益临池。气采为尚,形质次之。而古法蓄积,显见于挥洒,与澹之于刻画,殊路同归,义固然而。”由这段文字可知李叔同对篆刻艺术的领悟。其中谈到了古代印章的起源、清代对刻印的突破、浙派对篆刻艺术的贡献、治印要从研习秦汉人手和刻印与书法的关系,且要“气采为尚,形质次之”。

《序》的最后说:“不佞僻处海隅,味道懵懵。结习所在,古攻遂多。要取所藏名刻,略加排纂。复以手作,置诸后编。颜曰李庐印谱。太仓一粒,无裨学业。而苦心所注,不欲自埋。海内博雅,不吝弃陋。有以起之,所深幸也。”可知李叔同对天津乡贤的篆刻作品依然十分珍惜,他苦心编排成谱,另“复以手作,置诸后编”。这也是他对乡贤的一种怀念,对天津艺术生活的追忆与珍视。为了《李庐印谱》的刊印,他还致书天津的徐耀廷,称《李庐印谱》一书当在天津出版。后由于种种原因,他的这一愿望一直未得以实现。

诗钟是中国古代汉族文人的一种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,大约出现在嘉庆、道光年间的福建八闽地区。诗钟限一柱香工夫吟成一联或多联,香尽鸣钟,所以叫做“诗钟”。诗钟通常分为两大类。一类叫“嵌字格”,即任拈两个平仄不同的字,都限定嵌在两句中的第几字,或成一联。上下句如同作律诗一样,必须对仗工整、平仄协调。另一类叫“分咏格”,即任拈两件绝不相关的事物,每题作一句,两句文字须对仗,组成一联。《诗钟汇编初集》和《李庐诗钟》都是诗钟的结晶,前者是多人作品,后者是李叔同自己的作品。

《诗钟汇编初集》序曰:“己亥之秋,文社迭起,闻风所及,渐次继兴。义取盍簪,志收众艺。寸金双玉,斗角钩心。各擅胜场,完美弗备。鄙谬不自揣,手录一编。荏苒管窥,矢口惭内。俟愚之弊,知不免焉。尤望大雅宏达。”(《李庐诗钟》自序)云:“覆瓿摧薪,意有未忍。用付剞劂,就正通人。技类雕虫,将毋齿冷? 赐之斧正,有深企焉。庚子嘉平月。”诗钟比一般对联要求格律更工整,内容更含蓄,虽以文人娱乐的形式出现,但要求参与者的学识和修养必得达到一定的水准。诗钟在清末民初天津文人中一度很是盛行,当年严修主持的城南诗社即钟声不断,有《蟾香馆诗钟》传世。李叔同不但精于此道,还留有大量作品,这与天津人文的滋养不无关系,尽管有的诗钟作品是李叔同来上海时与文友一起对诗钟所得,但也不能排除天津人对他的影响和文化气氛的熏陶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在《太平洋报》任职不久,又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,名为“文美会”,编辑出版刊登名家书画的《文美》杂志。文美会活动过一次。在文美会的活动中,李叔同的《李庐印谱》序》等又再一次得以展现,亦可可见李叔同对《序》和这几部书的看重和念念不忘的心魂。

李叔同的四篇序

辛用秀

都市里的鸟语花香(七)

与高楼比邻的花海

王国华

当我蹲下身给这些花拍照的时候,发现它们每一朵都动个不停,仿佛挤在一起的一群小老鼠,你推我搡,勃发着原始的生命力。风大的时候,它们摇摆得剧烈。风小的时候,它们摇摆得轻巧。莫非风是始作俑者?可没风的时候,它们依然悄悄地动,伸一伸胳膊,歪一歪脑袋,或者扯拉一下旁边的花。

唯阳光能让它们平静下来。

阳光有重量,金色,从天而降。好像遥远的上面有个人,拴一条绳子,放下一坨一坨的金块儿,压在花朵上。叶片都乖乖就范。阳光越亮,按得越紧。我对着它们啪啪猛拍。回头看那些照片,花朵都闪着金光。我知道,那其实是两件事物:一个花朵,一个“金块”。两千亩的花田,极目远眺,让天空显得特别低,天和地几乎连在一块儿了。游人往那边再走近一点儿,个儿高的,会被天和地夹住,个矮如我者,直接淹没于缝隙中。花田像一个一个的方格,有的方格大,有的方格小。每个方格一种颜色。红的,白的是百日菊,深黄的是黄秋葵,浅黄的是油菜花。红、白、粉又分几个层次,所以姹紫嫣红,非一词可以描绘。只有到现场,才见其斑斓。

正逢三九节气,北方已是极寒,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白。人们总以为花草树木跟着季节走,其实它们是在跟着温度走。在岭南,木棉一般三月开花,如果一二月份过暖,木棉也会毫不犹豫地变红。炮仗花本是四月的宠儿,但有一年二月份它们就绽放了,爬在墙头上,红得耀眼,一嘟噜一嘟噜的,仿佛在迎春炸响。很长时间里,季节是和气温绑在一起的。冬天冷,夏天热,春天暖,秋天凉。殊不知偌大的星球,这只是一部分规律。更多的规律都在形成和变化

中。而在岭南,温度和季节本不亲呢,各行其是。花朵左右打量,无所依傍,便随着自己的心情开放或者凋落。季节并不怪罪它们。

在一些乡村,花海并不稀奇,远比这里的花海更漂亮,种类也多,面积也大。周围还连着农田,浑然一体的感觉。恰是这浑然一体,让花海不再突兀和奢侈。而都市里的花海,与高楼大厦比邻,和谐相处,难能可贵。

我们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。两个小时对两千亩花田的打量,必然是浮光掠影。站在海边,只看到了蔚蓝和波澜壮阔,那些照片,花朵都闪着金光。面对花田,我无法走近每一株花朵,它们也无法走近我。在我上班的路上,有一株美丽异木棉,每年冬季开得特别灿烂,大朵大朵粉色的花挂在半空中,一挂就是两个月。我就像学习射箭的那个纪昌,每天看着它,越看越大,花瓣都伸到我的车窗里,花瓣到了我的脸侧。整个冬天,我都被这一株异木棉笼罩着,直到花儿凋落殆尽,仅剩几朵,依然没心没肺地热烈。眼前这片花海中的花,我来不及把它们越看越大,便要离开了。

那么多的游人集中在道路上,并不显多,花田稀释了他们。人如蜜蜂一样拥挤在一起,点缀着花田。这是个普通的冬日,我们一行三人,穿着衬衣,裙子,在花间乱窜。还有人穿着短袖,阳光在他们的皮肤上一跳一跳。每个人脸上都被花朵映照出了褶皱,仿佛可以看到他们体内的勃勃生机被鲜花引发出来。

沽上丛话

渤海大楼:摩登的天津意象

王云芳



在天津市和平路和赤峰道的交口,中心花园附近,矗立着一幢棕褐色的高楼。此楼占地面积不大,却极具标志性。独特典雅的外观让人不禁驻足凝思,想要一探究竟。

此楼曾是近代天津最高的建筑,最初名叫渤海商业大楼,后来简称渤海大楼。说起渤海大楼的故事,就不能不提到天津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父子——高星桥和高瀚海。

高星桥,原名高文奎,籍籍江苏南京,清代同治初年迁居到天津芦庄子。他的祖上本以打制刀枪武器为生,高家的“高记三挺刀”非常出名,一直是清朝武状元选拔指定用。家里本想改换门风,让高星桥读书致仕,无奈他不入家门道,考童生落榜后仍回自家铁铺帮忙。所幸高星桥非常用心,不但学会了做铁工活儿,烧炉过程中还学会了辨识煤块的本领,对各类煤的性能一清二楚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以后,高家的铁铺生意日渐凋零。为了维持生计,高星桥做过各种零工,承包铁工、铆工的零活儿,甚至去河东新货场偷煤。1860年天津开埠后,许多西方商人纷纷来华淘金,天津的买办阶层逐渐兴起,这给底层出身、头脑灵活的高星桥带来了机会。他借助朋友帮忙,进入了井陘煤矿,从司磅做起。井陘煤矿由中德合办,高星桥空闲之余自学德语,由于对各种煤类如指掌,又工作勤谨为人忠诚,受到了井陘煤矿总办德国人汉纳根赏识,职位逐步提升,1911年被任命为井陘煤矿局津保煤业处总经理,从此开始了他的买办之路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,到1923年井陘煤矿局被直系军阀接收之前,十几年来,高额的佣金为高星桥积累了丰厚的财产。高星桥曾多次去上海,他非常羡慕上海大商场的繁华,想在天津也有所作为,于是积极投身天津房地产业,兴建了著名的劝业场、交通饭店、威尔逊大楼等商业建筑。

高瀚海,乳名柏林。渤海大楼之名即由他

而来。高瀚海自幼酷爱京剧,曾受到名师指点。1929年,机缘巧合下高瀚海承办了天华景戏院。为了扭亏为盈,他改革传统戏曲,模仿上海摩登戏院,引进机关布景连台本戏。演出时,实系坐北向南,地基尚不足一亩,只有八分七厘九毫,原是先农公司产业,为棉花洋行旧址。高星桥与庆亲王载振合股成立新业公司后,以五万两购得该地块。又以一万元价格请法商永和公司绘图设计并监督工程。设计师聘请的是法国建筑师

慕乐。慕乐早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建筑系,除了渤海大楼外,天津的劝业场、天津工商大学教学楼、中法工商银行、交通饭店、利华大楼等都是慕乐设计的作品。由于慕乐在天津时间跨度比较大,其建筑风格也随西方流行的建筑思潮而变化。20世纪30年代,受欧美建筑摩登运动的影响,简洁、自由、富有体积感的摩登手法盛行一时。渤海大楼强调线与面的对比,秀丽挺拔,是西方现代摩登思潮在天津的代表作。

为了保证大楼的工程质量,渤海大楼所用的一切材料,都由新业公司自行购置。所用的各色瓷砖,由开滦煤矿公司所制,坚实而美观,光这项费用就用去约1万元,全部建筑费共为24万元。据当时的资料记载,渤海大楼“没有地窖,从地面筑起,从底层到第八层,均有电梯上下,房间在电梯两旁,空气流通,日光透射,每一大房间,均分作里外两部分。第八层房顶,设有广大平台可供散步或夏天乘凉。自第九层起,范围大见缩小,每层仅有一大房间一个,均呈八角形,已无电梯代步。全楼共有大房间七十多间,每间均装有暖气,备有床铺写字台一切应用家具,但均为洋房地,并无地窖,至第十二层全被大水箱占用,并无房间;第十三层,更具体而不过方

年年过中秋,中秋又将至。月亮在走,我们也走了春夏秋冬,走过了天长地久。

记忆中最早的中秋,是奶奶坐在大门口唱给我们的歌谣:“月婆婆,筛锣锣,炒豆吃,没柴火。拾去吧,怕脚脚;偷去吧,怕狗咬!”我们都笑了,觉得这个月婆婆,肯定是个又馋又懒的人。自己想吃炒豆,却又不愿意去拾柴。更可笑的是,她竟然想到了偷。

第一次吃月饼,是我十来岁的时候。那时候生活困难,供销社里买不到月饼。中秋临近,父亲想方设法弄了二斤面粉,还有几两白糖几两油,开始做起了月饼。他把面、糖、油搅和到一起,然后用一个月饼模子,扣出了二十多块月饼。接着放到大锅里,像烙饼一样烙。我们兄弟几个,围在一边看着,眼巴巴地流口水。因为没有烤炉,月饼熟了以后,依然是白。但放在嘴里,又酥又香又甜,我们村的生产队,为了每个劳动力发了一块月饼。很多人都高兴高采烈,一边吃,一边笑。而有一个叫汪印海的人,咬了一小口之后,几次把月饼送到嘴边,却没有张口。有人问他:“怎么不吃呀?”他叹了一口气说:“想想家里的4个孩子,我是口口难咽哪!”家里的4个儿女,都还没有吃到月饼。作为父亲,怎么咽得下去?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,中秋月饼进入一个鼎盛期。各大生产厂家,不仅拼工艺、拼质量、拼特色,而且竞相给月饼穿上美丽的外衣。一个比一个漂亮,一种比一种昂贵。有些包装,大盒套小盒,竟有很多层。包装的价值,远远超过实际月饼。中秋,当然不能只是吃月饼。随着黄金周的出现,旅游也成为一种新时尚。到海边赏月,到草原赏月,到山顶赏月。看月,看景,看人,酒醉,心醉,情醉,晕在其中,乐在其中。

那年中秋,我去山东诸城寻找苏东坡创作《明月几时有》的地方。诸城古称密州,居于山东半岛的根部。宋神宗熙宁八年(1074),38岁的苏东坡被调任密州担任知州。作为一个政坛上的失意者,苏东坡是一个想得开的人。他在诸城修建了超然台。在这个台上,苏东坡不仅一气呵成,写了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还创作了《超然台记》《望江南》《雪后书北台壁二首》等大量名篇,逐渐形成了“游于物外”“无往而不乐”的超然思想。这个超然台,已于2007年修复。站之其上,望空揽月,把酒问天,仿佛我们自己的视野和胸怀,也穿越了时空,出神入化,炉火纯青。

今年中秋节前去超市买菜,发现收款台附近摆放着一大堆月饼,上写:“最传统的月饼,5元1包,1包5块!”什么月饼,是“最传统的月饼,而且这么便宜”?于是买了一包,回家尝尝。这一尝,不禁拍桌叫好。原来,它的最大特点,就是油少、糖少、馅少。成本低,味道好。

过几天,有朋友从远方寄来一盒月饼。说是南方的高档产品,300多元1盒,平均每块40多元。打开一看,块头比我买的1元月饼小了一半。薄薄的皮,里边一个鸡蛋黄,还没有熟透。老伴儿咬了一口,大呼难吃。我尝了尝,也感觉一般。只能说:“我们吃的,是一种心意。千里寄月饼,味差情谊重。”

多彩的中秋,多重的味道。但愿人长久,天涯共幸福。

题图摄影:苑思思

多彩的中秋,多重的味道。但愿人长久,天涯共幸福。

多彩的中秋,多重的味道。但愿人长久,天涯共幸福。

多彩的中秋,多重的味道。但愿人长久,天涯共幸福。

多彩的中秋,多重的味道。但愿人长久,天涯共幸福。

多彩的中秋,多重的味道。但愿人长久,天涯共幸福。

多彩的中秋

汪金友

